

隋炀帝重用南人与南北朝臣之倾轧

王永平

摘要: 隋炀帝着力调整朝廷中枢执政群体之地域结构,谋求统一王朝的适度开放。具体表现在用人方面,拔擢南来文武人士,以之执掌中枢,主导军政,形成了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第一个规模甚大、影响显著的南人军政群体。炀帝如此,与其个人经历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相关,体现出中古南方地域社会的长足发展,预示着中国历史的变动趋势。南人“参掌朝政”,普遍“巧于附会”,揣摩炀帝旨意以投机,表现出佞幸化特征;其武将则积极支持炀帝征战,竞相效命立功。作为新兴地域军政群体,南人沦为炀帝专断之附庸,对当时局势颇多危害。南人势力崛起过程中,凭借炀帝之恩幸,开拓仕途,竞逐利益,对以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旧统治群体造成冲击,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与对抗,最终导致“江都之难”过程中南北势力相残的悲剧。

关键词: 隋炀帝;南人;佞幸化;关陇势力;南北冲突

中图分类号: K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3-0128-10

就隋朝用人导向变化而言,隋炀帝大业年间的相关变动,绝非一般性的人事调整,而是关涉当时全国军政格局的深刻变化,对此后的历史走势产生深远影响。众所周知,隋朝是经历数百年分裂后形成的统一王朝。在长期的分裂动荡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各地域社会获得长足发展与深刻变革,及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关陇、山东、江南三大地域社会,最终关陇军政势力凭借其强悍之武力,统一全国。在军事征服后,如何消解各地之分离倾向,这是隋朝统治者面临的时代性重大课题。一般而言,新统一王朝应当调整既有的用人政策,其主要手段是拔擢各地域士人代表以改善统治集团结构。对此,隋文帝在立国与统一过程中,主要依靠关陇集团以主导军政,间用山东、江南人士以示包容。隋炀帝继位后,进行了关涉全局的重大调整,他对关陇军政集团有所疏离与抑制,甚至诛戮一些关陇权贵,大力拔擢、培植南人军政群体,其代表人物参决中枢,主导军政决策与实施。隋炀帝此举,体现出汉末以来南方地域社会发展之蕴

积及统一王朝治理变革之趋势。不过,其相关政策之实施颇为激进,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情绪化特征,政治理性不足,以新兴南人军政势力取代关中势力,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其统治根基,由此引发当时统治集团上层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激烈冲突与斗争,促成隋统治的内乱、危机与崩溃。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家治理层面对隋炀帝培植南人军政群体及其所引发的南北朝臣纷争,作一论述,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隋炀帝拔擢南人群体以执掌军政

隋炀帝用人政策的显著特点是重用南人以主导军政,改变了西魏、北周以来特别是隋文帝所因循之关陇本位传统,引发其朝政格局的变动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看,隋炀帝此举标志着古代统一王朝用人趋向的深刻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1. 隋炀帝拔擢南士以参决中枢

隋炀帝主政后即大力拔擢江南文士,在中枢决

收稿日期:2024-09-18

作者简介:王永平,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 225002)。

策层形成了一个地域特征显著的南人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逐渐主导中枢,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虞世基、裴蕴、袁充、许善心、陆知命等。

就诸人身份而言,细致辨别,有侨、旧分别。其中虞世基、陆知命为江东本土旧族子弟。《隋书·虞世基传》载其为会稽余姚人,《隋书·陆知命传》载其为吴郡富春人。裴蕴、袁充、许善心则为江东侨寓士族子弟。《隋书·裴蕴传》载其“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梁卫将军。父忌,陈都官尚书,与吴明彻同没于周”,“蕴以其父在北,阴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1]1574}。《隋书·袁充传》载其“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1]1610}。《隋书·许善心传》载其为高阳北新城人,世仕梁、陈,少以才学显名,陈亡前受命使隋被拘。诸人在南朝虽有侨、旧差异,但南朝后期侨旧士族社会已大体融汇合一。

就诸人权位而言,炀帝主政后皆得恩宠,参决中枢。据《隋书》诸人本传,虞世基、许善心二人在陈时以才学显名,隋文帝以之参掌礼乐典籍,袁充则以天文之学相投附,裴蕴出刺诸州,陆知命“数年不得调”^{[1]1560},请求出使高丽。可见文帝朝诸人皆远离朝廷中枢。隋炀帝主政后,诸人政治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隋书·虞世基传》载“炀帝即位,顾遇弥隆”,“俄迁内史侍郎”,“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阁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1]1572}。大业中后期深得宠重,主导军政决策,以至江都难作时炀帝问“世基何在”^①。《隋书·裴蕴传》载“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再迁民部侍郎。裴蕴以“户口多漏”,诈小诈老以免租赋,“因是条奏,皆令貌阅”,炀帝称“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由是渐见亲委”,“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1]1574-1575}。《隋书·袁充传》载炀帝继位,袁充揣度帝意,以术数相缘饰,为炀帝之兴造、巡幸、征战等制造舆论,以至“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1]1613}。在炀帝巡幸江都与谋划南渡等重大问题上,他与虞世基等人参与决策。《隋书·许善心传》载其大业年间得预军政,大业九年(613年)“摄左翊卫长史,从渡辽,授建节尉”^{[1]1428},大业十年“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围雁门,摄左亲卫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1]1430}。《隋书·

陆知命传》载炀帝嗣位,其“拜治书侍御史”,“帝甚敬之”,辽东之役“为东暕道受降使者”^{[1]1560-1561}。

由上述可知,虞世基、裴蕴、袁充、许善心、陆知命等南人朝臣代表在大业年间所任官职之等第、权位,相较于隋文帝时期皆有实质性变化,特别是虞世基、裴蕴、袁充深得炀帝宠信,或专擅诏诰起草,或承旨断狱,以致大业后期,诸人操控炀帝之军政决策。

2. 隋炀帝培植南人武将及其武装

与拔擢南士以主导中枢相应,隋炀帝主政后,着力培植南人军事将领,壮大其武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麦铁杖、沈光、来护儿、陈稜、樊子盖、周法尚等。

隋炀帝朝南人军事将领在地域上主要来自江南、岭南、江淮诸地;在身份上则有南方士族、地方豪族、寒门、奴隶之差异。《隋书·麦铁杖传》载其始兴人,陈时因“结聚为群盗”而“没为官奴,配执御伞”,“陈亡后,徙居清流县”^{[1]1511}。《隋书·沈光传》载其吴兴人,“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1]1513},为吴地士族。《隋书·来护儿传》载其江都人,早年为贺若弼灭陈收集情报,后从杨素、李宽平定江南叛乱,出自江北寒门。《隋书·陈稜传》载其庐江襄安人,祖辈“以渔钓自给”^{[1]1518},其父为部曲,助平江南之乱,陈稜得拜开府,领乡兵,出自江淮部曲。《隋书·樊子盖传》载其庐江人,祖父仕于梁,其父于侯景乱中入齐,樊子盖后仕于周、隋,参与平陈之役。《隋书·周法尚传》载其汝南安成人,祖、父皆仕于梁,自少尚武,“其父卒后,监定州事,督父本兵”^{[1]1526},因陈朝内争而投附北周。樊子盖与周法尚出自侨寓南朝将门。诸人本籍虽有岭南、江东、江淮等分别,但多自南入北,来护儿虽寓居江北,广陵地域长期隶属南朝,故可将诸人归为南来武人群体,与关陇豪强为代表的其他北方地域群体不同。在社会身份上,诸人门户相对低微,麦铁杖为官奴,来护儿、陈稜为江淮寒门,樊子盖、周法尚出自南朝侨寓将门,沈光也显然非传统高门。

考察诸人之地位升迁,据《隋书》诸人本传,有的凭借参与灭陈与平定江南之功勋,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来护儿官至右御卫将军,樊子盖历任循州总管,周法尚历任永州、桂州总管、岭南安抚大使等,但就其群体性崛起及其影响而言,则有损隋炀帝主政后的优待与培植。《隋书·麦铁杖传》载其在炀帝继位后进位柱国,除右屯卫大将军,“帝待之逾密”。大业八年随军出征,他率先渡辽水战死,“帝为之流涕,购得其尸”,下诏称之。麦铁杖有三子:长子麦孟才嗣,授光禄大夫,“帝以孟才死节将子,恩赐殊

厚,拜武贲郎将”,其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议大夫”^{[1]1512}。《隋书·沈光传》载其年少尚武,“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他冲锋陷阵,“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恒致左右,亲顾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1]1513-1514}。《隋书·来护儿传》载:“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军,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荣之”,后转右翊卫大将军。他全程参与辽东之役,率舟师出征。杨玄感围攻洛阳,其返师与宇文述等合力平叛,封荣国公。大业十三年,“转为左翊卫大将军,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其诸子也颇受重用,“长子楷,以父军功授散骑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将、金紫光禄大夫。弘弟整,武贲郎将、右光禄大夫”^{[1]1515-1516}。《隋书·陈稜传》载:“炀帝即位,授骠骑将军。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稜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稜为东莱太守。杨玄感之作乱也,稜率众万余人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寻奉诏于江南营战舰。”“以功进位光禄大夫,赐爵信安侯。”炀帝幸江都宫,陈稜领宿卫征讨周边叛乱武装,“超拜右御卫将军”^{[1]1519-1520}。《隋书·樊子盖传》载炀帝继位,转凉州刺史、武威太守等,他表示“愿趋走阙庭,万死无恨”。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大业五年,炀帝西巡,他再次请求为内职,炀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大业六年,“樊子盖朝于江都宫,炀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还除民部尚书”。大业八年,以摄左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涿郡留守。大业九年,再征辽东,留守东都;杨玄感叛乱,“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故久不能克。会来护儿等救至,玄感解去。子盖凡所诛杀者数万人”。大业十一年,炀帝巡察雁门,为突厥所围,“频战不利”,其建议“守城以挫其锐”;后受命征讨汾、晋之民变,其卒后炀帝“悲伤者久之”^{[1]1490-1493}。《隋书·周法尚传》载:“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后三岁,转定襄太守。”炀帝幸榆林,其建议“结为方阵”,以为“牢固万

全之策”,拜左武卫将军。后为敦煌、会宁太守;辽东之役,“以舟师指朝鲜道,会杨玄感反,与将军宇文述、来护儿等破之”^{[1]1528-1529}。

隋炀帝大力培植江南、江淮武人,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南人武人群体,在炀帝时期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七《隋书·麦铁杖陈稜传》条有论云:“隋名将自韩、贺、杨、史外,如崔方仲、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备驱使;及再伐辽,至于亡国杀身,而麦铁杖、杨义臣、陈稜、沈光之流,犹有可述。盖乘分裂并吞之后,隋虽统一而天下未尝无变,其多将材,固应如此也。”^[2]相较于隋文帝朝诸关陇名将,叶适指出炀帝朝“其多将材”,代表人物有麦铁杖、陈稜、沈光等,以为诸人之兴起“犹有可述”,但未能明确揭示诸人的地域背景,他们并非关陇勋贵之后辈,而是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新兴武人群体。

隋炀帝注重组织南人武装,曾一再征调江南、江淮、岭南士众。《隋书·刘元进传》载:“炀帝兴辽东之役,百姓骚动。”“会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犹死亡太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其无遗类矣。’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1]1623}可见炀帝征调南人部伍颇众。尤应指出,炀帝禁中宿卫有独立编制的“江南兵”,前引文称炀帝受困雁门,许善心“领江南兵宿卫殿省”。

炀帝巡幸、滞留江都期间,进一步扩充南方军队,来护儿、陈稜、沈光等将领皆受命组织江淮军队,或以之镇压民变,或充实禁中宿卫。具体就南方骁果而言,有江东、江淮、岭南诸分支。《通鉴》卷一八五载武德元年七月,宇文化及北归,与李密交战失利,“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赞,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文超,子盖之子也”^{[3]5800}。这是炀帝在江都所扩充之南方军队,后为宇文化及裹挟入北,其统率为南方各地域武将代表。除江南、江淮武人外,新涌现之岭南武将引人注目。前引大业六年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出征琉球,返师后以“镇周金紫光禄大夫”。又,《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隋时多人平定地方变乱,为刺史、太守,其中宁长真“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②。炀帝何以着力培植南人武将群体,扩充南人武装实力?关陇集团自是崇尚武力之军政势力,文帝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其控制,然炀帝当政后,致力拓展,巡幸四方,北御突厥、西征

吐谷浑等,表现出疏离关中的倾向,招致关陇勋贵的抵制,出现以杨玄感为代表的关陇势力的叛乱,而炀帝培植之南人武将及其武装不仅积极支持其战略抉择,而且全力参与平定杨玄感叛乱,成为炀帝维系统治的新支柱。

3. 隋炀帝拔擢南人军政群体之缘由

其一,隋炀帝拔擢、培植南人军政群体,与其江南地域社会意识与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隋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南北分裂,预示着中古历史的重大转折,开启了新纪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看,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时代使命之一是融汇、整合南北社会,以稳定、巩固南北统一。隋炀帝萧后出自后梁,其年少时已接触南方文化,早年取法庾信文风^③,平生“好为吴语”^④。开皇九年(589年),他参与平陈之役,后出镇扬州,十年间广泛交结、招揽江南人士,构建晋王藩府学士群体,有组织地开展文学创作与典籍编纂,推进南北社会整合。这使得隋炀帝对南方之世态民情与社会文化具有真切认知,与其他囿于关陇的统治人物明显不同,这通过其敕令重修《区域图志》可以进一步说明。《大业杂记》大业六年载:“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潜及龙川赞治侯卫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述宣敕,责威等云:‘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革夏衣纓,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土。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即日,敕遣秘术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4]230-231}在隋统一江南十多年后,窦威、崔祖潜等编撰地志,仍“以吴人为东夷”,以致炀帝怒而杖之,并命南人虞世基、许善心等主持重修。炀帝在敕文中称汉魏以来,江东已是“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东晋以来更是“革夏衣纓,尽过江表”,“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土”,其江东地域之文化观念超越既往,远迈时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受南方文化熏陶的统一帝国君主,这对其大业年间的用人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二,隋炀帝拔擢南人军政群体,与其出镇扬州的相关军政活动不无关联。

炀帝招揽江南人士组建晋王府藩邸学士,人数颇众,《隋书·柳辩传》载其为晋王谘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珽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1]1423}。这百余名学士,大多来自江南,在学术文化活动外,也有其政治功用。当时炀帝谋划夺嫡,尽管未见南人具体参与其事的记载,但江南学士群体的相关文化活动,具有广泛的宣传与示范效应,树立其崇文善治的形象,以助其夺嫡进位。《隋书·文学·潘徽传》载其《江都集礼序》称:“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地居周、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乃以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娱情窥宝之乡,凝相观涛之岸,总括油素,躬披缙缥,芟芜刈楚,振领提纲,去其繁杂,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礼》。”^{[1]1746}其中称颂炀帝“允文允武,多才多艺”,颇有政治意涵^⑤。不仅如此,炀帝谋划篡夺以扬州为基地,有夺嫡不成而据江淮以分立的打算。《隋书·郭衍传》载:“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1]1470}炀帝夺嫡时,当援引南人以助其事,故其进位后,其藩府学士多随之入朝,成为内廷之中坚。

二、“巧于附会”:南人军政人物之佞幸化及其危害

隋炀帝出镇扬州,着力招揽江南人士,即位后大力拔擢南人文武代表以参掌中枢军政,大业中期以后,以南人权贵主导军政,造成了用人之道的重大变革。具体考察当时南人文武群体之表现与作为,就政治品格而言,其显著特征是佞幸化。

1. 南人朝臣之佞幸化

炀帝朝南人朝臣中,虞世基、裴蘊、袁充三人权位最著,参掌朝廷中枢,大业后期参与密谋决策,然其行事皆揣度帝意以献策,一如恩幸。其作风表现主要有二:“巧于附会”与“唯利是视”。

其一,揣摩上意以进言,谄媚附会以求宠。

《隋书·虞世基传》载其大业初任内史侍郎,“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诸权贵“参掌朝政”,其所拟之诏敕“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以为

比”。大业十年前,他对炀帝频繁巡幸、大肆兴造,特别是一些重大军政决策,向无谏言;此后,对处置民变、巡幸江都、谋议渡江等一系列重大军政决策,一味附和且多加欺瞒,甚至陷害忠良,“于时天下大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止,又以高颀、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面对“盗贼日甚,郡县多没。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闻有变,帝弗之知也”。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降贼数十万,列状上闻”,虞世基曰:“鼠怯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于是“遽迫义臣,放其兵散”。炀帝留滞江都,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事。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请求“陛下速还”,“帝为之改容”,虞世基反对返北,称“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至此“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1]1573}。《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虞世基“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1]1584}。

《隋书·裴蕴传》载其为太常少卿,“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他担任御史大夫,“参掌机密”,“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处置杨玄感叛乱案,他利用炀帝的怨恨心理,滥杀无辜以求赏:“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赐奴婢十五口。”^{[1]1574-1575}《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其“素怀奸险,巧于附会”^{[1]1584}。

至于袁充,隋文帝时以术数附和而为太史令,《隋书·袁充传》载炀帝初继位,奏称“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一十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云云,“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对炀帝的军政失误,他一再以天文星象相敷衍。如:“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

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又,“其后天下乱,帝初罹难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隋书》卷六十九“史臣曰”称其入隋后“更以玄象自命”,“要求时幸,干进务人”,“充变动星占,谬增晷景。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1]1611-1613}

其二,卖官鬻爵,唯利是图。

虞世基充任炀帝“近侍”,利用职权贪赃枉法,《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其“鬻官卖狱,黠货无厌”^{[1]1584}。“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其弟世南,素国士,而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为论者所讥。”^⑥又,《隋书·裴矩传》载:“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1]1582}可见虞世基谄媚以求宠,得位以谋私。裴蕴,《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其“作威作福,唯利是视”^{[1]1584}。他总揽司法,与虞世基相勾结,扩充御史,拓展权势,《隋书·裴蕴传》载:“蕴又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于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1]1576}袁充,《隋书》卷六十九“史臣曰”称“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1]1614-1615}。《隋书·袁充传》载其隋文帝时以天文附会,“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与之比”,炀帝时变本加厉,“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1]1612}。

虞世基、裴蕴、袁充作为炀帝朝参与军政大策谋划与实施之重臣,他们极力用心揣测炀帝旨意,谄媚附会,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奢侈腐化,政乱国危而无谏言,甘愿扮演佞臣的角色,加剧了政风腐化。

2. 南人武将群体之投附心态

南人武将大多出自寒门或豪族,入隋后社会地位、军政待遇相对偏低,寻机改变处境,故对炀帝之兴战极力应和、怂恿,在炀帝动员、组织与出征各环节,他们都积极支持,意在建功立业。《隋书·麦铁杖传》载其随军出征时,他主动充任先锋,报必死之

志,对诸子表示:“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即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1]1512}《隋书·沈光传》载其出征前,告别故旧,“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接,杀十数人”^{[1]1513-1514}。《隋书·来护儿传》载其大业八年领水师出征,在陆路失利后,他一度拒绝退军;大业十年炀帝“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他以为“此还也,不可重来”,欲违诏继续进军,以“诸将惧,尽劝还,方始奉诏”^{[1]1516}。《隋书·周法尚传》载其大业十年领水师出征后患疾,心有不甘,说:“吾再临沧海,未能利涉,时不我与,将辞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1]1529}可见诸人对炀帝征伐的态度。

南人军政群体何以普遍佞幸化?究其根源,首先在于作为“亡国之余”的流移群体,具有天然的寄生性、依附性与软弱性。其次则与炀帝之政风相关。《隋书·炀帝纪下》载其“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本纪“史臣曰”称其“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1]94-95}。《隋书·五行志上》载:“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殆,裴蕴、虞世基之徒,阿谀奉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谄邪显进,忠谏者咸被诛戮。”^{[1]621}可见当时朝臣多“阿谀奉旨”,尤以南人为著。

3.“江都之难”中南人沦为炀帝之殉葬

大业十二年七月隋炀帝巡幸江都,谋划南渡江东,引发随驾关中骁果反叛,即所谓“江都之难”。《隋书·恭帝纪》载义宁二年“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杀太上皇于江都宫”,“金紫光禄大夫、内史侍郎虞世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裴蕴,通议大夫、行给事郎许善心,皆遇害”,“光禄大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同谋讨贼,夜袭化及营,反为所害”^{[1]101}。《隋书·宇文化及传》亦载:“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害之。”^{[1]1890}所谓“不同己者”,多为南人。

其间南人曾有先发制人之谋议。《隋书·裴蕴传》载:“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人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

遂见害。子愔为尚书掣直长,亦同日死。”^{[1]1576-1577}《隋书·虞世基传》载其子熙“大业末为符玺郎,次子柔、晦,并宣义郎。化及将乱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势以然,吾将济卿南渡,且得免祸,同死何益!’熙谓伋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诀矣。’及难作,兄弟竞请先死,行刑人于是先世基杀之”^{[1]1574}。许善心本不在诛戮之列,竟“自求死”,《隋书》本传载:“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弘仁反走上马,泣而言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还告唐奉义,以状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化及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辄牵曳,因遂害之,时年六十一。”其母范氏“年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后十余日亦终”^{[1]1430-1431}。

江淮武将中,来护儿权位最重,其父子自在诛戮之列,《北史·来护儿传》载:“及宇文化及构逆,深忌之。是日旦将朝,见执。护儿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执矣。’护儿叹曰:‘吾备位大臣,荷国重任,不能肃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复何言!’乃遇害。”“子十二人,楷通议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至是,并遇害,子侄死者十人”^[5]。由其临终所言,可见对炀帝之情感。

南人武力后进以为炀帝复仇相号召,其核心人物是麦孟才、沈光等。《隋书·宇文化及传》载宇文化及弑逆后“十余日,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至显福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反为所害”^{[1]1890}。《隋书·沈光传》载:“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骁勇,方任之,令其总统,营于禁内。时孟才、钱杰等阴谋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卫社稷,斯则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俯首事仇,受其驱率,有膺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将军也。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仇,如鹰鹯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勉之。’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光语泄,陈谦告其事。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

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光闻营内喧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舍人元敏,数而斩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围合。光大呼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德戡辄复遣骑,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无介冑,遂为所害。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时年二十八。壮士闻之,莫不为之陨涕。”^{[1]1514-1515}《隋书·麦铁杖传》载麦孟才“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与武牙郎钱杰素交友,二人相谓曰:‘吾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弑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于是流涕扼腕,遂相与谋,纠合恩旧,欲于显福宫邀击宇文文化及。事临发,陈藩之子谦知其谋而告之,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忠义之士哀焉”^{[1]1512-1513}。《隋书》卷六十四传论称“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有可称矣”^{[1]1522}。

南人被逼而随宇文文化及北归者,或因心情抑郁而死,《隋书·文学·庾自直传》载:“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1]1742}或心存他念遭诛,《隋书·艺术·耿询传》载其“从至黎阳,谓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询欲去之,为化及所杀”^{[1]1770}。留守江都的陈稜,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其对隋炀帝的感情。《隋书·陈稜传》载:“俄而帝以弑崩,宇文文化及引军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恻感行路,论者深义之。”^{[1]1520}

对炀帝之江都宫难,南人深感“荷国厚恩”,出于君臣大义,他们与关陇势力殊死相抗,以表达对炀帝之“忠义”,然组织不周,军力亦不足,以致遭受覆灭性打击。

三、大业年间南人军政群体与关陇势力之斗争

隋炀帝倚重南人以主导军政,大业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背景的南人军政群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现象。然而,新旧地域政治势力的升降,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残酷的斗争,导致统治集团的严重内耗。

1. 炀帝有意疏离关陇势力

隋文帝立国,其军政势力因袭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陇地域集团及其相关制度,虽间有征召山东

人士、掺用江南人士以相弥补,而关陇本位观念及其相关用人政策依旧。然南北统一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即军事征服后,如何稳定南方局势,巩固统一。作为具有总管南方经历的继任者,炀帝形成了新的南方意识与观念,主政后欲意突破关陇集团之垄断,培植南人军政群体以改变朝廷中枢的地域结构。《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五年二月,炀帝“制魏、周官不得为荫”^{[1]72},通过改革选举与门第恩荫制度,削弱关陇旧族特权,表现出向各地域扩大开放的意向。他一再下诏拔擢新锐之士,从年辈、地域与阶层等方面改变上层官僚结构。

其实,自大业三年以来,炀帝已着手清除关陇旧臣代表。《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三年七月“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颀。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1]70}。炀帝诛杀最具声望与影响的关陇军政人物,表现出疏离关中的倾向。对助其夺嫡、得位的关陇代表杨素,炀帝也有清除之意。《隋书·杨素传》载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1]1292}。其子杨玄感为礼部尚书,《隋书·杨玄感传》载:“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1]1615}大业九年,杨玄感变乱被镇压,其家族势力由此毁灭。

在遏制关陇势力膨胀过程中,炀帝培植新的军政辅助势力,这既是排黜关陇势力后补充空缺的需要,更是在新的地域观念驱动下强化皇权的需要。大业年间参掌朝政的核心人物有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基等“五贵”。其中苏威是关陇旧臣代表;宇文述出自关陇集团,又有炀帝藩府亲信背景;裴矩由齐入周,为山东人士代表;裴蕴、虞世基则来自陈朝。“五贵”之地缘背景,体现出炀帝新的“全国格局”与“天下观念”,其中南人比重较大,显现出隋朝大一统政局之新变。在此变革中,关陇集团受到冲击,南人群体颇多得益,其代表人物相继进入炀帝朝之核心层,成为大业年间政坛之新兴力量,这必然引发新旧得势地域群体间的冲突与斗争。

2. 南人攻击关陇势力

作为新兴军政势力,南人为拓展军政道路,对关陇旧人多有攻击。其中裴蕴的相关表现尤为突出,其攻击对象涉及高颀、苏威、薛道衡等人。如前述其为太常少卿,“揣知帝意”以奏括乐户,当时高颀为太常,为裴蕴上司,《隋书·高颀传》载:“时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颀奏曰:‘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

悦。”^[1]¹¹⁸⁴裴蕴附会帝意以倡乐,而高颀为其上司则反对兴乐,以致“帝不悦”,可见裴蕴对高颀之态度及其斗争。又,裴蕴陷害苏威。《隋书·裴蕴传》载“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帝不悦,斥其“老革多奸”,裴蕴乘机陷害“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其“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鞠之,乃处其死。帝曰:‘未忍便杀。’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1]¹⁵⁷⁶。裴蕴竟欲置苏威于死地。大业末,裴蕴与虞世基联手打压苏威,《隋书·苏威传》载:“从幸江都宫,帝将复用威,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1]¹¹⁸⁹又陷害薛道衡,《隋书·裴蕴传》载司隶大夫薛道衡本无重罪,“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于是诛道衡”^[1]¹⁵⁷⁵⁻¹⁵⁷⁶。

何稠或陷害高颀。《隋书·高颀传》载:“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颀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高颀议论炀帝弊失,以为“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1]¹¹⁸⁴。高颀私议,知者甚少,何稠可能参与构陷高颀^⑦。

萧吉以术数中伤杨素。《隋书·艺术·萧吉传》载其“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数”,“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1]¹⁷⁷⁴⁻¹⁷⁷⁷。

许善心弹劾宇文述。《隋书·许善心传》载:“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余人皆称被役。经二十余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计,纵令有实,亦当无罪。诸兵士闻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散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苏威、杨汪等二十余人,同于善心之议。其余皆议免罪。炀帝可免罪之奏。”^[1]¹⁴²⁷⁻¹⁴²⁸宇文述是

当时最为炀帝信重之关陇勋贵,执掌禁卫,许善心公然弹劾其违法乱纪。

3. 关陇权贵抑制南人

对南人代表参决军政,关陇势力心存不满,多加抑制。如苏威掣肘虞世基、樊子盖,《隋书·樊子盖传》载炀帝遭遇雁门之围,樊子盖垂泣谏曰:“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足为忧。”然解围后,苏威以为:“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1]¹⁴⁹²《隋书·虞世基传》载炀帝雁门受困,虞世基进言“重为赏格”,“亲为抚循”,“下诏停辽东之役”,然“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1]¹⁵⁷²⁻¹⁵⁷³。虞世基与樊子盖主张“重为勋格”或“厚为勋格”,以激励将士,然解困之后,苏威“追论勋格太重”,以致樊子盖、虞世基失信于众。

韦云起弹劾虞世基、裴蕴。《通鉴》卷一八三隋炀帝大业十二年载:“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裁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请付有司结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云起为大理司直。”^[3]⁵⁷¹⁵韦云起出自关中韦氏,他弹劾虞世基,“请付有司结正其罪”,所论虽有据,但不无对南人“职典枢要,维持内外”的不满心理。

宇文述打压许善心。《隋书·许善心传》载其弹劾宇文述“后数月,述潜善心曰:‘陈叔宝卒,善心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征等同往送葬。善心为祭文,谓为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自援古例,事得释,而帝甚恶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与尧时符合,善心议,以国哀甫尔,不宜称贺。述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1]¹⁴²⁸。可见宇文述一再中伤、打压许善心。

杨玄感起事将矛头指南人军政得势群体,《隋书·杨玄感传》载其大业九年发动叛乱,“时将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城,军未发。玄感无以动众,乃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谬称护儿失军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阳县,闭城大索男夫。于是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杨玄感以讨来护儿为名起兵,意在利用北人敌视南人的心理以动员士众。杨玄感围攻东都洛阳,致书留守樊子盖,其中称“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

正直之口”^{[1]1616}。这显然是在指斥炀帝亲信南人,故其“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以动员、组织关陇地域势力。

4. 大业末期南北集团的殊死较量

大业之末,隋炀帝巡幸、滞留江都,并决意南渡江左。围绕相关谋划与决策,南北军政势力斗争激烈,以致最终相互残杀。对炀帝第三次巡江都,北人普遍反对,他们主张回归关中以稳定大局,而南人则多与炀帝同声共气,促成炀帝巡幸、留滞江都,并谋议渡江。《大业杂记》载大业十二年春正月,“敕毗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数万人,于郡东南置宫苑,周十二里,其中有离宫十六所”,“及江左叛,燔烧遂尽。又欲于禹穴造宫,未就而天下大乱”^{[4]244-245}。可见炀帝谋议第三次巡幸江都时已有南渡江左的整体规划,主导其事者正是虞世基等南人。《大业杂记》载大业十二年“十二月,修丹阳宫,欲东巡会稽等郡,群臣皆不欲”^{[4]248}。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义宁二年三月载:“初骁果兵等苦于久在江都,咸思归叛。至是,炀帝知唐据有西京,过江计定,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诳之云往东吴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难。”^[6]《隋书·炀帝纪下》也载大业十三年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1]93}。

对以关陇代表为核心的北人群体反对巡游江都,炀帝严加惩处。《隋书·赵才传》载其张掖酒泉人,早年“配事晋王。及王为太子,拜右虞候率”,“时帝每有巡幸,才恒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回避”。他明确反对炀帝巡幸江都。“十二年,帝在洛阳,将幸江都。才见四海土崩,恐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于是入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臣虽愚蔽,敢以死请。’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帝意颇解,乃令出之。”^{[1]1541}赵才以炀帝藩府旧属,免遭杀戮,其他谏者,多遭酷杀。《隋书·炀帝纪下》载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巡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1]90-91}。《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七月“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3]5705}。由“朝臣皆不欲行”,可见当时北人普遍反对炀帝巡幸江都。

对炀帝谋议南渡江左,北人反对情绪更为强烈。《隋书·赵才传》载:“帝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时江

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术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1]1541}可见虞世基、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炀帝“廷议其事”,关陇代表赵才坚决反对。炀帝认同南人的“渡江之便”,付诸落实。《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载:“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3]5776}这里概述炀帝“无心北归”,决意南渡,所谓“公卿皆阿意”,实际上“阿意”者多是南人。

当时公然反对南渡,请求返归关中的还有李桐客。《旧唐书·良吏上·李桐客传》载:“大业末,炀帝幸江都,时四方兵起,谋欲徙都丹阳,召百僚会议。”公卿皆迎合炀帝,“桐客独议曰:‘江南卑湿,地狭州小,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吴人力屈,恐不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谤毁朝政,仅而获免”^⑧。随着南人主导的南渡策略付诸实施,关中骁果将校决意反叛。《隋书·宇文文化及传》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其首领司马德戡联络诸将校,宣称:“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藕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于是推宇文文化及为主,“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递相告语,谋叛逾急”^{[1]1888-1889}。可见关中骁果上层图谋反叛,在动员过程中,利用炀帝与南人之紧密关联,谣言惑众,激发关中骁果对炀帝与南人之怨恨。

综合全文,隋炀帝重用入隋之江南、江淮人士,培植起南人军政群体,这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第一次出现的规模庞大、掌控中枢、影响显著的南人军政势力,体现出长期分裂后南方地域社会的长足发展及对统一王朝的深刻影响。面对新的统一形势,具有全新南方意识与全国格局的隋炀帝,为稳固统一,有疏离关中的意向,继位后即迁都洛阳,进而开凿运河,加强隋朝东部与南方的经营,显现其新的地域战略规划。具体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要保证王朝军政运作顺畅,关键在于用人。炀帝主政后,诛戮高颎等元老旧臣,意在突破关陇势力之垄断,培植南人群体以主导军政,表现出顺应历史演进趋势之敏锐,相较此后唐宋统治者,可谓开创中国古代政治统治变革之先驱。

不过,从国家治理、军政管控的角度分析隋炀帝调整用人政策,他重用南人军政群体,并以之取代关陇势力,与其长期镇守南方、交结南人、文化崇尚及其阴谋夺嫡等经历有关,并非完全出于洞悉历史变革的政治自觉与理性,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与主观意识。面对长期分裂过程中各地域的充分发展,在军事征服后如何维系统一这一时代性重大问题,理性的统治者不应简单地以某一地域群体急剧取代传统地域势力,而应当顺应大势,循序渐进,力图避免急剧性的地域集团转换更迭造成统治集团的分化与内讧。遗憾的是,缺乏政治理性的隋炀帝,他在感悟到某些历史变动趋向时,为其情绪所裹挟,在用人政策的地域性转换方面,简单地以南人群体取代关陇势力,对日益剧烈的地域势力纷争,不仅少有协调与管控,而且多有倾向与偏私,以致统治集团上层各地域群体公然对立,军政战略严重分歧,无法形成共识,错失连连。炀帝巡幸江都,谋迁江东,与南人合体共命,关陇骁果武人发动兵变,最终炀帝遭弑,南人军政代表沦为殉葬。如此悲剧,促人深思!

注释

①《通鉴·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载隋炀帝为关中骁果武人所执,“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81页。②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26页。关于大业年间岭南宁氏等武人势力之兴起,参见何德章先生《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收入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的相关考论。③《隋书·柳辩传》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后与南士交往,“文体遂变”。参见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

1423页。④参见《资治通鉴》,第5775页。见《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条。此条又载江都难前,炀帝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依,然依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饮耳!”“依”乃典型吴语发音。又,《隋书·五行志上》载:“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江都,此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也。”参见《隋书》,第625页。⑤对于隋炀帝出镇扬州期间招揽江南文士之政治效用,参见前揭何德章先生《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的相关分析与论述。⑥参见《隋书》,第1573—1574页。《隋书·李文博传》载:“初,文博在内校书,虞世基亦在其内,盛饰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从容问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之曰:‘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徒事仪容,故何为者!’”李文博乃博陵人,本传载其“性贞介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每读书至治乱得失,忠臣烈士,未尝不反覆吟玩”。李文博具有典型的北方质朴儒者风尚,他批评虞世基“徒事仪容”,固然体现出南北士风之差异,但由此可见虞世基地位提升后,其子弟生活之纵奢。参见《隋书》,第1431—1432页。⑦《隋书·何稠传》载其西魏时自荆州入关,本为技艺之士。《隋书·儒林·何妥传》载何妥为何稠叔父,隋文帝时一再攻讦关中士族代表苏威父子等,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与南北地域分别相关。⑧参见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85页。《隋书·诚节·刘子翊传》载其彭城丛亭里人,早年仕于北齐,入隋后为杨素所重,炀帝擢授治书侍御史,“从幸江都。值天下大乱,帝犹不悟,子翊因侍切谏,由是忤旨,令子翊为丹阳留守。寻遣于上江督运,为贼吴棋所虏”。刘子翊在江都以“切谏”而“忤旨”,当是因劝谏北返,受惩“为丹阳留守”。参见《隋书》,第1654页。

参考文献

- [1]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552.
-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4]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5]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93-2594.
- [6] 仇鹿鸣.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M].北京:中华书局,2022:178.

Emperor Yang of Sui Highly Valued the Southern people and the Conflicts Among the 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ng Yongping

Abstract: Emperor Yang of Sui vigorously adjusted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the court's ruling personnel and sought moderate government openness. In terms of personnel, Emperor Yang of Sui appointed literary and military figures from the south to take charg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ming the first influential group of souther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igures in ancient Chinese unified dynasties. This measure wa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pts, reflecting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regional society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predicting the changing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Southern people participated in court politics, were adept at speculation, and 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 of flattery; Emperor Yang's military generals actively supported him in his battles and made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s. As an emerging regio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group, the Southern people became vassals of Emperor Yang, causing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The Southern power took advantage of Emperor Yang's beneficial deeds, pursued officialdom and benefits,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old ruling group represented by honors of Guanzhong and Longyou, triggering fierce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tragedy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forces fighting each other during the "Jiangdu Crisis".

Key words: Emperor Yang of Sui; Southern people; flattery; the power of Guanzhong and Longyou; North-South conflicts

责任编辑:王 轲 长 亭